

韩国汉语学习者时量补语习得研究

谢明娟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00872；

摘要：近年来，韩国汉语学习者的数量越来越多，针对韩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教学日趋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所在。补语是汉语语法中最特殊的部分之一，因其结构复杂、形式多变，韩国汉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

本研究以中韩两种语言对比为前提、以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为基础，对韩国汉语学习者时量补语的偏误和正确输出进行研究。从偏误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韩国汉语学习者习得时量补语过程中产生的错序、遗漏、误加、误代四类偏误及其原因；从正确输出角度出发，分析了学习者时量补语正确输出的特点，对学习者的时量补语习得顺序进行了合理预测。最后就对外汉语教师的时量补语教学过程提出了建议，以为时量补语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时量补语；韩国汉语学习者；偏误分析

DOI：10.69979/3029-2735.26.05.098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和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韩国汉语学习者数量持续攀升，针对韩国学习者的汉语语法教学逐渐成为对外汉语研究的热点领域。补语是汉语句法结构的突出特征，赵金铭（2009）指出“补语是汉语句子成分中在形式和意义上都最为繁杂的一类，也是汉语句法特点的最突出体现者”，而时量补语作为补语的重要子类，既可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也可表示动作完成后经历的时间，其结构的灵活性与使用的复杂性，使得韩国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偏误频发。现有对外汉语时量补语研究多聚焦西方国家学习者，针对韩国学习者的专项研究较为少见，且现有研究多侧重偏误分析，对学习者的正确输出的关注不足。韩语中并无“时

量补语”这一类别，韩语补语与汉语补语概念相差较大，句法结构差异显著，这为韩国学习者的习得带来了特殊困难。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分析法、偏误分析法与对比分析法，在汉语和韩语时量补语同功能表达形式对比基础上，从偏误和正确双重视角展开统计分析，预测习得顺序，并分析偏误类型及成因。最后，结合习得顺序和偏误成因，探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时量补语的有效策略。

1 汉语时量补语与韩语对应形式对比

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实际需求，参考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的补语分类体系，将汉语时量补语归为四类句型，见表1：

表1 汉语时量补语句型分类

结构	例句
S1:S+V+(了)+时量补语+(了)	弟弟病了一天了。
S2:S+V+O+时量补语+了	我来南京两年了。
S3:S+V+O+V+(了)+时量补语	我等车等了一个小时。
S4:S+V+(了)+时量补语+(的)+O	我们看了五个小时的电视。

其中 S1 为基础句式，动词后不带宾语，结构最简单；S2 与 S4 结构中都含有宾语、时量补语，其主要区别在于宾语和时量补语位置关系不同，S3 是最复杂形式，相较于基础式 S1，该句式重复了动词，对动作或者状态的持续时间进行强调。

韩语中无时量补语语法概念，仅通过时间状语与汉语时量补语形成语义对应，二者核心差异体现在句法位

置：汉语时量补语位于谓语动词后作补充说明，为“动词+时量补语”结构，此外，当谓语动词后带有宾语时，汉语中时量补语一般位于该宾语后；韩语时间状语则位于谓语动词前作修饰限定，为“状语+动词”结构，这种语序差异是韩国学习者产生时量补语偏误的重要语言背景。如表2：

表2 汉语时量补语与韩语时间状语形式对比

汉语	韩语	译文
病了<一天>	하루종일 앓았다	[一天]病了
查了<两个月>	2 개월 간 조사 했다	[两个月]查了
我等车等了<一个小时>	나는 차를 한 시간 기다렸다	我车[一个小时]等了

2 韩国汉语学习者时量补语偏误分析

在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以“nt”为关键词检索韩国学习者时量补语句共115例,从中筛选出偏误用例69例,从偏误类型和成因两方面结合典型例句展开系统分析。

2.1 偏误类型

结合鲁健骥偏误分类法,将韩国学习者的时量补语偏误分为错序、遗漏、误代、误加四类,各类型占比及典型例句如下。

1.错序,占比47.8%,为最主要偏误类型,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将时量补语置于动词前作状语,违背汉语“动词+时量补语”的基本规则,如:

(1)*他一天中16个小时以上工作了。(他一天中工作了16个小时以上。)

(2)*她也想两年学习。(她也想学习两年。)

二是时量补语与宾语共现时位置混淆,如:

(3)*我打了游戏8个小时左右。(我打了8个小时左右游戏。)

(4)*我要在韩国六个月学习汉语。(我要在韩国学习六个月汉语。)

2.遗漏,占比27.6%,集中体现为助词“了1”(动态助词)、“了2”(语气助词)的缺失,是学习者对“了”的用法掌握不扎实所致,如

(5)*我去过中国,学英语一个月。(我去过中国,学了一个月英语。)

(6)*我们在肯德基很长时间聊天儿。(我们在肯德基聊了很长时间的天儿。)

(7)*我们两交往已经八年。(我们两交往已经八年了。)

3.误代,占比14.5%,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时量补语与时间状语的误代,如:

(8)*他比我一岁小。(他比我小一岁。)

(9)*现在十二点,电影开始两点。(现在十二点,电影两点开始。)

二是情态补语助词“得”与时量补语助词“了”的

误代,如:

(10)*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很快。(我不知道时间过得很快。)

(11)*我打棒球打得四年多了。(我打棒球打了四年多了。)

4.误加,占比10.1%,多为学习者过度泛化汉语规则,具体表现为在句子中加入一些多余成分,如:

(12)*我每天看一个小时电视了。(我每天看一个小时电视。)

(13)*我回了上海半年了。(我回上海半年了。)

(14)*休息一点儿一下。(休息一下。)

从句型角度看,S1句型偏误占比57.4%(40例),远高于其他句型,因S1是学习者接触最早、使用最频繁的句式,习得初期的规则掌握偏差易导致偏误集中出现;S2、S3、S4句型偏误占比分别为10.2%(7例)、16.2%(11例)、16.2%(11例),偏误多源于对宾语性质、动词重叠与补语搭配规则的理解不足。

2.2 偏误成因

韩国学习者时量补语偏误的产生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在因素为主要诱因。

2.2.1 内在因素

一是母语负迁移,中、韩虽然同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但两种语言语序大相径庭。韩语时间状语“状语+动词”的语序习惯,使学习者倾向于将时量补语置于动词前,如“*今天我半天走了”。韩国汉语学习者在习得汉语之前可能也接受过系统的英语教学,部分学习者还会受英语中介语影响,直译成汉语导致偏误,如将“I watch TV for three hours”直译成“*我看电视三个小时。”

二是目的语知识负迁移,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习者对时量成分作状语、补语的差异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在对目的语规则掌握不全的情况下,学习者容易产生过度泛化的偏误,如过度泛化“动词+时量补语”结构,如“*去年我在中国学习汉语三个月。”再如“*我还要在韩国学习了六个月汉语。”中的“了”为误加,由于“还要”表示动作尚未发生,表示将来动作不需用“了”,

学习者若简单将“了”与完成义等同,就容易产生偏误。

三是学习与交际策略影响,学习者会采取各种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以达到有效学习、交际的目的,如果这些措施应用不当,则可能产生偏误。学习者日常交际中使用最频繁的仍是基础结构“S+V+时量补语”,对S3、S4等复杂句式存在畏难情绪,采用回避、简化策略,导致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2.2.2 外在因素

教师教学与教材编写的不足。教师课前对韩国学习者性格特点把握不足,提问方式不当,且对学习者可能产生的偏误预设不足,没有深入解释动词、时量补语、宾语之间的深层语义关系,如未说明“练”为可持续动词时,时量补语需置于“练”与“乐器”之间,导致学习者出现偏误“*他每天练乐器几个小时”。另外教材对时量补语句式的分类与对比不够细致,语法点编排与习得顺序不符,加剧了学习者的理解困难。

3 韩国汉语学习者时量补语习得顺序预测

3.1 正确输出情况与特点

从115例时量补语句料中筛选出韩国学习者正确输出用例46例,各句型正确输出占比为:S1(67%,31例)、S4(20%,9例)、S2(8.6%,4例)、S3(4.4%,2例)。

学习者正确输出呈现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谓语动词与补语表达日趋丰富化、多样化,动词使用范围从基础的“学、看、等”扩展到“结婚、留学、误点”等高级词汇;二是语义表达更精准、灵活,可在句中添加“已经、才、再、打算”等状语修饰中补短语,句式使用的准确性与语境适配性逐步提升。

3.2 习得顺序预测

通过某句式正确使用相对频率=该句式正确用例/该句式总用例之和的计算方式,结合汉语母语者时量补语使用情况对比,同时兼顾句式语法难易程度,预测韩国学习者的时量补语习得顺序。

经统计,韩国学习者各句式正确使用相对频率为:S4(56.2%)>S1(48.4%)>S2(17.5%)>S3(16.4%)。从语法难易程度看,S1为基础式,结构最简单;S4、S2因含宾语,难度较S1提升;S3涉及动词重叠,为结构最复杂的句式。虽S1使用频率最高(55.6%),但因习得初期学习者对汉语规则掌握不系统,导致正确率低

于S4,S4虽结构复杂,但符合语言共性,易使学习者产生正迁移,因此正确率最高。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据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得出的排序是一个准确率排序,并非学习者习得顺序,但从准确率顺序可以窥见习得顺序,可以通过学习者时量补语准确率判断其是否习得某句式,结合汉语母语者时量补语使用频率(S1>S4>S2>S3),最终确定韩国汉语学习者时量补语习得顺序为:S4>S1>S2>S3。

4 针对韩国汉语学习者的时量补语教学策略

结合韩国学习者时量补语偏误成因、习得顺序,及《博雅汉语》教材编排的突出问题,从教材编写、教师教学两方面提出针对性教学策略,结合典型例句与教学场景增强策略的实用性。

4.1 教材语法点设置建议

首先,教材要注重时量补语各句式之间的对比,细化句型分类。将教材中“V+了+时间+(O)”分化为“S+V+(了)+时量补语+(了)”和“S+V+(了)+时量补语+(的)+O”,通过典型例句对比突出两种结构之间的差异,向学生明确宾语性质对时量补语在句中所处位置的影响。其次,遵循习得顺序,循序渐进编排,参考S4>S1>S2>S3的习得顺序编排语法点,S4、S1结构简单且近似,可以安排在初级第一阶段进行教学;S2难度有所提升,可以安排在初级第二阶段进行教学,并且要注重与S4结构进行对比,S3形式最为复杂,可以安排在学习者基本习得前三种句式后再进行教学。

4.2 教师教学建议

首先,注重汉韩语言对比,减少母语负迁移。课前梳理汉韩时量表达的句法差异,通过汉韩互译例句,突出汉语“动词+时量补语”与韩语“状语+动词”的语序区别,让学习者明确二者差异,从源头减少错序偏误。其次,充分了解学习者特点,优化教学方式。针对韩国学习者内向、不愿主动提问的性格特点,课堂提问适度适量,避免频繁提问造成学习者紧张,通过观察学习者的表情、动作等副语言判断其理解程度,若发现学习者对知识点掌握不佳,及时放慢教学节奏,通过重复例句、简单提问强理解。最后,坚持讲练结合,以真实情境操练为主。不局限于机械的组词成句练习,创设贴近学习者生活的真实交际情境,如“询问学习时长”“描述出行经历”等,让学习者在实际运用中把握时量补语

的语法、语义与语用特点,

5 结语

本研究将汉语时量补语分为S1、S2、S3、S4四类核心句型,以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为依托,结合典型例句系统分析了韩国汉语学习者时量补语的偏误特征,发现其偏误以错序、遗漏为主,偏误成因包括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学习者学习策略及教师教学、教材编写的外在影响。

通过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结合汉语母语者使用情况对比与句式难易程度,预测其习得顺序为S4>S1>S2>S3。同时发现《博雅汉语》教材在时量补语句式对比、语法点编排顺序上的不足。据此从教材编写、教师教学两方面提出针对性策略。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仅考察了时量补语的一般用例,未结合韩国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进行分层研究,后续可扩大语料范围,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层分析学习者的习得特征,进一步完善时量补语的习得与教学体系。

参考文献

- [1]赵金铭.对外汉语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0.
- [2]施家炜.外国留学生22类现代汉语句式的习得顺序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1998(04):77-98.
- [3]秦静诗.外国学生时量补语句习得顺序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8,16(04):80-82.
- [4]唐文菊.时量补语基本式和变换式的研究[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8(02):129-133.
- [5]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
- [6]钱旭菁.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J].世界汉语教学,1997(01):95-102.
- [7]冯丽萍,孙红娟.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研究方法述评[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01):9-16.

作者简介:谢明娟(2001.09-),女,汉族,湖南省邵阳市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偏误分析。